

## 目 录

- 坚持斗争 革命到底 ..... (21)
- 关键在于有一个革命化的县委 ..... (42)
- 坚持大寨之路 反对复辟倒退 ..... (77)
- 年年整党建党 天天反修防修 ..... (98)
- 坚持政治挂帅 大搞群众运动 ..... (116)
- 社办企业大发展 大队“共”了公社“产” ..... (131)
- 学大寨要抓好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革命 ..... (143)
- 七年的经验和十四年的教训 ..... (166)
- 甩掉“老模范”的包袱 踏上继续革命征途 ... (179)
- 学大寨之路也是斗争之路 ..... (192)
- 不靠条件靠路线 敢教日月换新天 ..... (207)
- 十年走了三段路 抓了大事迈大步 ..... (221)
- 一年胜九年 根本在路线 ..... (234)
- 两条路线 两个天地 ..... (244)
- 得力的指挥部从何而来 ..... (255)

# 坚持斗争 革命到底

——大寨大队党支部书记郭风莲同志  
在全省农业学大寨会议上的发言

在一九七〇年北方地区农业会议上，我们有过一个发言，题目叫《继续革命，不断前进》。那个发言的中心是讲用毛泽东思想教育人。因为我们认为，这是我们大寨大队所以二十年如一日，坚持革命，不后退、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一条最根本的经验。但是，那时候，我们对一些问题的认识还很不深刻。现在，经过批林批孔使我们的认识深化了。合作化以来二十年，我们大寨走过的路，是在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在政治战线、思想战线上继续革命的路。如果说，我们大寨大队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有什么经验的话，那就是：二十年来，我们在党的基本路线的指引下，普及、深入、持久地进行了上层建筑领域里的社会主义革命，不停顿地批判了修正主义、资本主义，批判了孔孟之道和一切腐朽没落的剥削阶级意识形态，不间断地清除着上层建筑领域里阻碍生产力发展的旧东西，在提高人们的路线觉悟，不断改造世界观的基础上，极大地调动了广大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极大地发挥了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优越性，使一代新型的社会主义农民在斗争中成长起来，使社会主义的集体经济不断巩固和壮大，使社

会主义农业得到了不断发展。

大家都知道，在旧社会，我们大寨是个穷山庄。人穷、地穷、村穷，自然条件也很不好：“山高石头多，出门就爬坡，地无三亩平，年年灾情多。”到一九四五年解放，我们大寨贫下中农的苦日子才熬到了头，大寨的穷历史也写到了头。二十八年间，我们在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尖锐斗争中，一次又一次战胜了修正主义，一次又一次战胜了资本主义，斗争中赢得了人变、地变、产量变。解放初期的一九四五年，亩产量只有一百多斤。一九五三年是合作化头一年，亩产量上了二百五十斤。公社化的头一年是一九五八年，亩产量又上到五百四十斤，过了“黄河”。一九六四年是毛主席发出“农业学大寨”伟大号召的头一年，亩产量上了八百零九斤，过了“长江”。文化大革命的头一年是一九六六年，亩产量又上到八百二十斤。一九七一年是北方地区农业会议后的头一年，全队平均亩产量跨过了一千斤。特别是合作化以后的二十年中，我们遇到过历史上罕见的大洪灾、大风灾、大雹灾，近三年又遇到了大旱灾，但是，七灾八灾，灾不了我们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决心，灾不了我们坚持革命的意志，也就灾不了我们的庄稼。我们没有因灾减过产，我们没有使灾害给资本主义留下可乘之机，反而是大灾大干，大灾大跃进。连老年人都说：“咱年轻时候是人怕天，如今是天怕人，革命把世道从根儿上翻过来了。”

种田为革命，增产为贡献。二十年，我们大队是产量年年增，贡献年年多。从一九五九年以来，我们交售给国家的粮食每年都在二十四万斤以上。一九七二年是个大灾年，但我们是灾年大丰收，灾年大贡献。交售余粮四十万斤，创造

了历史上的最高水平。

二十年的斗争，对我们大寨党支部的教育是深刻的，我们懂得了：思想战线、政治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进行的越深刻，人的变化就越大，人心就同社会主义贴得越紧，人的社会主义干劲就越大，社会主义大农业就建设发展得越快。农民种地，看起来天天是同自然打交道，实际上不单单是人同自然的关系问题，搞社会主义农业，为社会主义种地，首先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斗争的问题，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要不要战胜修正主义、无产阶级要不要战胜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要不要战胜资本主义的问题。有了这三个战胜，小生产者就要变成社会主义者，高山就要向人低头，河水就要向人让路，七沟八梁一面坡就要长起好庄稼。这个道理一点也不深奥，这就叫“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

## 同资本主义斗到底

“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伟大领袖毛主席为党制定的基本路线讲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三个存在，要害就是无产阶级要搞社会主义，资产阶级要复辟资本主义。所以始终存在着复辟与反复辟、倒退与反倒退的斗争。我们大寨大队在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的二十年中，办的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执行党的基本路线，反复辟，同资本主义的斗争。这个斗，重要得很，我们就靠这个斗，不断地打退

东风号恩鲜花开放。

了资产阶级的进攻，巩固了无产阶级专政，坚持了社会主义方向，发展和壮大了社会主义集体经济，取得了建设社会主义大农业的不断胜利。

我们大寨大队同资本主义斗了几十年。这里，我就讲一讲进入社会主义革命这个历史阶段以来，特别是人民公社化以来同资本主义的斗争。

第一种情况是：我们坚决粉碎了不甘心失败的资产阶级，他们用资本主义的方向冒充社会主义方向，反对社会主义、泛滥资本主义的活动。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资产阶级利用占有生产资料发展资本主义的路被切断了。但是，他们绝不甘心失败，总是千方百计的要利用小生产者的习惯势力，打着“发展副业”、“增加收入”的合法旗号，反对社会主义，妄图复辟资本主义。土地改革以后，毛主席向五亿农民发出号召：走组织起来的社会主义道路。但是，当时我们大寨的地主、富农，利用翻身农民急于发展生产的愿望，提出了一个资本主义的纲领：“要想发财快，庄稼搅买卖”。当时党支部的一个负责人，路线觉悟很低，把土地改革时从地主、富农家里清算出来的一百多石粮食，一颗也没有分给贫下中农，全部放到供销合作社当了资金。从昔阳到外地贩瓜子，又从外地往昔阳贩棉花，搞买卖，走资本主义的路。没几个月，一百石粮食就赔了个净光。买卖赔了钱，不抓农业丢了粮，一些刚刚翻身的农民又卖了房、卖了地。当时，最先起来同资本主义斗的就是陈永贵同志。他带着十户贫下中农组织了那个有名的“老少组”，决心走毛主席指引的社会主义路。大寨才逐步走上了依靠贫下中农，实行集体化，发展社会主义农业的金光大

道。

第二种情况是：我们坚决顶住了资本主义势力利用社会主义集体经济遇到暂时的困难，趁火打劫，泛滥资本主义的活动。农村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资本主义在什么情况下最容易泛滥？就是在社会主义集体经济遇到天灾、遇到困难的时候最容易泛滥。这已经成了一条规律。

一九六三年，我们大寨遭了一场大洪灾。二十多条大坝冲毁了，七百亩土地受灾了，八十户人家有七十户塌了房。社会主义集体经济遇到了暂时困难，资本主义势力乘虚而入，公开活动起来，他们叫喊“现在是活命要紧，只要抓到钱，就是正确方向！”大寨的两条道路斗争也激烈起来。一种人是被困难吓软了的。他们跟老陈说：“反正问题摆在那里，烂摊子总得咱收拾；你吭吭气，上级还不给咱想想办法。”另一种人就不同了，一心想乘机走回头路。他们说：“如今再不能把大家捆在一起熬日子了，有本事的吃本事，没本事的吃家势，各奔前程吧。”是依靠集体经济，自力更生战胜困难，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呢，还是各奔前程，走回头路呢？党支部为这事，一连召开了七夜会议。老陈总结了自力更生的十大好处，指出了各奔前程的坏处，老陈说：“困难是坏事，也是好事，资本主义利用我们的困难，我们的同志就学会了在困难面前识别资本主义、反对资本主义。”就这样，七斗八斗，才明确了方向，统一了认识，党支部又做出了一个很有战斗力的决定，发动群众打两个仗：一个是打自力更生建设新大寨的突击仗，另一个是打对资本主义回潮的反击仗。决定一做出，我们党支部立即行动，白天带领群

众重建被冲毁的大坝和土地，晚上带领群众批判资本主义，白天是热气腾腾大干，晚上是群情激昂大批，大批促大干，大干出大变，我们一口气大批了二年，大干了二年。这二年，我们把人的劲扭到了自力更生，大干快上的社会主义大道上，扭到了建设社会主义大农业上。结果，困难没有使我们倒退，而是成了前进的动力，我们在同困难斗争中建设了一个新大寨。

第三种情况是：我们在胜利面前保持了对资本主义的警惕，坚持了对资本主义的斗争。资本主义是很顽固的，它利用我们的困难泛滥，也利用我们的胜利回潮。当我们的事业不断前进，提出扩大再生产的新课题的时候，资本主义会打着“积累资金”的旗号，利诱我们向重副轻农、弃农经商的邪路上滑；当我们坚决堵住重副轻农的邪路，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的时候，它又以化公为私、损公肥己的手法削弱集体经济，蛊惑人心，泛滥资本主义。

我们大寨大队经过二十年斗争，经过文化大革命、批林整风、批林批孔，有人就认为人心都贴到社会主义上了，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稳如泰山了，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已经不是个问题了。有人说：“咱大寨，地、富、反、坏、右分子，有的死了，不死的也不能动了。贫下中农谁还不知道资本主义是死路！”这是真的吗？两条道路的斗争真的没有了吗？事实证明，这种认识不仅错误，而且危险。在大寨，两个阶级的斗争存在，两条道路的斗争也存在，如果我们丧失警惕，放弃斗争，资本主义照样要复辟。这一个观点我们在批林整风、批林批孔中更加明确起来了。

党的十大以后，我们党支部同老陈一起学习“十大”文

件，对照“十大”精神总结我们抓大事的经验教训，支委们摆出了很多怪现象：为什么过去苹果从树上掉下来没人拿，现在苹果长在树上就丢了？为什么有人上山放羊是给队里修扁担，有人却砍上兄弟队的树给自己做镰把呢？为什么有人把自己的家俱给了集体使用，有人却把集体的东西据为己有呢？后来，我们把摆出的这些怪现象一进行阶级分析，就比较明确地认识了一个问题：我们大寨是先进队，但资产阶级并不因为是先进队就不从思想上腐蚀人，资本主义也并不因为是先进队就不同社会主义斗争，资本主义势力不能从重副轻农上打开缺口，就必然从别的地方表现出来。在我们大寨，在新形势下的资本主义倾向就是化公为私、损公肥己。于是，我们从党内到党外，从干部到群众，展开了一个反对化公为私、损公肥己的运动。当时，我们提的口号是：政治上反复辟，思想上反腐蚀，经济上反蚕食。这一下把我们大寨两条道路斗争的盖子揭开了。谁说大寨没有资本主义倾向？有化公为私的，也有损公肥己的，还有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的。我们有个社员，就“和和平平”地被腐蚀了，他一心想发财，从化公为私发展到贪污盗窃、投机倒把。这一揭，党员清醒了，贫下中农也清醒了：我们大寨并不风平浪静，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依然存在，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也依然存在。陈永贵同志语重心长地对我们说：“不要以为大寨先进了，资本主义就不会东山再起了。我们应该时刻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人不能睡觉，枪不能入库，要革命，就要同资本主义斗到底！”

同资本主义斗到底，年年斗、月月斗、天天斗，资本主义从那里冒出来，我们就从那里斗，资本主义势力打上什么

旗号活动，我们就扯下它的什么旗号来斗。我们认为，不管资本主义玩弄什么花招，变换什么手法，斗争的实质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争夺农民的斗争，是劳动与剥削的斗争。看到这个实质，抓住这个实质，斗起来就坚决，就能在斗争中正确地坚持社会主义方向。正因为我们坚持同资本主义斗到底，就把人心扭到一股劲上，扭到建设社会主义大农业上。全大队，九牛爬坡，个个出力，我们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没有攀登不上的高峰，斗出了人心齐，斗出了新大寨，斗出了一条发展社会主义大农业的金光大道来。

## 同旧意识形态斗到底

毛主席早在一九五五年就提醒过我们：“一个崭新的社会制度要从旧制度的基础上建立起来，它就必须清除这个基地。”我们在实践中深深体会到：清除这个基地，既包括经济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也包括政治战线、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不对这些不适应经济基础要求的部分上层建筑进行改革，不对这些旧的意识形态进行政治大扫除，就不可能充分地调动起人的社会主义积极性来，就不可能充分地发挥出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优越性来，社会主义农业的大干快上就是一句空话。我们大寨大队合作化以来二十年的斗争，一个很重要的内容就是搞这个清除基地的工作。我们大寨的广大党员和贫下中农为什么那样团结一致，不管在困难、顺利、失败、胜利面前，能够一条心、一股劲大干社会主义呢？就因为我们同一切影响我们团结战斗的阶级敌人和旧意识形态进行了坚持不懈的斗争。为什么我们在三大革命运动

中思想那么解放，那么敢想敢干？就因为我们努力从这个基地上不断清除着束缚我们手脚的旧意识形态和传统习惯势力。为什么我们大寨能把集体经济的优越性充分发挥出来，使农业大干快上？就因为我们对上层建筑领域里一切阻碍社会生产力发展的腐朽没落的意识形态和社会势力，实行了坚决的革命。我们认为，农村的三大革命，不是三个互不关联的平行的革命运动，生产斗争、科学实验也不单单是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而是阶级斗争的问题。看不到三个革命的内在联系，看不到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中的阶级斗争，不用党的基本路线统帅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是搞不上去的。因此，建设社会主义大农业的过程，首先是上层建筑、包括意识形态领域里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过程。

我们大寨在反对旧意识形态方面就经历了四个方面的重大斗争。

第一，我们发动群众打了一场反对剥削阶级人生观的持久战。

一九六四年毛主席就发出“农业学大寨”的伟大号召。当时，我们党支部正在带领全体社员，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建设社会主义新大寨，三大革命的任务是繁重的，我们必须靠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把全体社员的积极性调动起来，把干劲鼓起来。但是，就在这个关键时刻，我们不得不同剥削阶级宣扬的孔孟之道开展一场坚决的斗争。事情是这样的：大寨一出名，参观的、来信的就一天比一天多起来了。本来老陈同志早就给我们打过招呼，他说：“外边来的人多了，千万不要放松警惕，多数人给我们带来了毛泽东思想，但是，也会有少数人给我们带来资产阶级思想。”当

时，我们没有把老陈的话当回事。但是，时隔不久，问题就出来了。有的人给我们铁姑娘来信，一不讲革命，二不鼓励进步，而是贩卖孔孟之道，贩卖旧意识形态，贩卖资产阶级思想。有一封来信满纸是金钱、洋房、小汽车、上大学、做官当专家。还要我们铁姑娘和他来往。那时，年轻的姑娘们还没有经过多少阶级斗争的摔打，思想上免疫力本来就不强，有的人不安心农村了，有的爱好也变了。你们看，斗争就这样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地进行着：革命要我们艰苦奋斗、大干快上，旧意识形态却拉人贪图享受。为着斗败资产阶级，当时党支部在全体社员中搞了两个月阶级教育。后来，我们铁姑娘就把寄来的信都分了类，凡是鼓励我们革命的，我们就写一封回信，也鼓励他革命；凡是宣扬剥削阶级思想的，我们就给来信人所在单位的党组织把原信寄回去，请他们对写信人加以教育。这样，我们就对资产阶级的进攻打了头一个胜仗。我们党支部下决心带领群众批判资产阶级、批判孔孟之道鼓吹的“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批“读书做官论”，批“人活一世，为了吃穿二字”的寄生虫思想，批“不劳而获”的剥削阶级思想。从而树立了为革命种田、为革命吃苦的人生观，树立了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的革命苦乐观。十年来，我们大队有七十多个高、初中毕业生回来参加了劳动，有的接过了贾进才的开山大锤，有的接过了梁便良的扁担，有的接过了贾承让手里的铁算盘，他们接过了老一辈身上的革命重担，风里、雨里、泥里、水里，顺利也罢，困难也罢，苦也罢，累也罢，没有一个半路地里打退堂鼓的。大家把心用在革命上，把劲用在大干社会主义上，在三大革命斗争中成

长起来。

第二，我们发动群众打了一场围歼传统的私有制观念的持久战。

经过文化大革命，批判了刘少奇的修正主义路线，我们大寨大队又有了新的进步，到一九七一年，革命和生产都跨进了一个新的阶段。这时参观的人更多了，赞扬的声音也更多了。在胜利和荣誉面前，本来应该谦虚谨慎，戒骄戒躁，继续前进。但是，有些人却向相反的方向发展了。骄傲情绪一抬头，阶级斗争的弦松了，害怕艰苦，追求享受的心思多了，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一活动，人心就给闹得七股八岔，人们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和干劲就被压制了。我们党支部认为，荣誉面前的骄字，胜利面前的骄字，表面上是个思想方法问题，实质上是传统的私有制观念在新条件下的表现。私有制观念的逻辑就是这样，第一步，先把功劳、成绩据为己有；第二步，把成绩和功劳作为资本，接着就追求物质财富的私有，这种私有制观念不仅腐蚀着青年一代，也腐蚀着老一代，甚至腐蚀到我们党支部里来了。因此，近几年，我们把批判传统的私有制观念当作政治战线、思想战线上革命的一个重要内容抓，发动群众不断地摆私有制观念造成的危害，查私有制观念的阶级根源，批私有制观念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的反动性。一摆、一查、一批，干部和群众就逐步明确了私有制观念是人类历史上一切剥削制度得以生存、发展的精神支柱。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私有制观念是起着涣散人心，束缚人的社会主义积极性，是泛滥修正主义，复辟资本主义，阻碍社会主义农业大干快上的。我们对传统私有制观念的批判，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坚持继续革命的必不可少的斗争。我

们大寨供销社有些装了货的烂木条钉的箱箱，扔在外边不要了，去年，有些社员就拣回来做了鸡笼。这事被党支部发现后，交给群众讨论。大家说，把社会主义的东西据为己有，这是私有制观念的表现。拿了的人也觉得错了，赶快跑到供销社交钱。供销社的干部说：“木条箱不算成本，要钱不符合制度。”我们的社员就告诉他们，“公有的财产一点也不许变成私有，按制度不能收钱，制度就有问题，应该改制度。”硬是把钱交了。现在，在我们这里，没有你轻了我重的争论，没有你多了我少了的分歧，没有你高了我低了的埋怨，也就没有分散了人们的精力，影响了人们的干劲。我们深深感到，这几年我们越干越顺当。越干劲越大，并没有什么奥妙和诀窍，就是对旧意识形态的斗争，把人的思想统一到大干社会主义上来。

第三，我们发动群众打了一场批判旧文化的持久战。

农村的旧文化包括坏谚语、坏格言、坏歌谣、坏牌匾、坏对联、坏壁画、坏故事、坏戏曲等等。旧文化是多少年来剥削阶级借以统治人民、麻痹人民的孔孟之道。这些东西在农村中泛滥了几百年、几千年，根深蒂固，潜移默化地毒害群众。革命要求我们坚持对阶级敌人斗，对修正主义斗，对资本主义斗，它偏偏散布：“为人一条路，惹人一堵墙”，“各人自扫门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革命需要我们带头干，闯新路，它偏偏说：“雨打出头椽”，要人们“不前不后中间走，不左不右随大流”。革命需要我们团结一致，相互关怀，它偏偏说：“人心隔肚皮”，“知人知面不知心”。旧文化的命不革，人心还是齐不到党的基本路线上来，齐不到社会主义上来，齐不到大干快上上来。因此，这些年来，

我们始终把批判、清除旧文化，建设发展新文化当做农村社会主义革命的一个重大内容抓。特别是批林批孔以来，我们又扩大和深化了这一斗争，组织全体党员、团员、贫下中农，把我们大寨流传已久，至今还在散发臭气的旧文化，统统收集起来，一条一条批。在大批旧文化的同时，开展了建设新文化的群众活动，我们逐步组成了十支建设新文化的骨干队伍。其中包括戏曲、创作、音乐、美术、电影幻灯、图书管理、理论、墙报编辑、体育锻炼、歌咏队伍。这支队伍，编新剧、新对联、新诗歌、新谚语、新格言、新故事、画新画、唱新歌、演新戏。经过近十年的斗争，在我们大寨，这些新文化已经在文化阵地上占了统治地位。社员们生活在革命的、健康的意识形态之中，天天受着毛泽东思想的陶冶。新的文化艺术已经成了鼓励人们革命、向上、前进的武器。

第四，我们发动群众打了一场反对守旧思想的持久战。

守旧、倒退、复辟是儒家思想的要害，我们批判孔孟之道，就是要联系在三大革命中革命与复旧，前进与倒退的斗争实际。一九七〇年北方地区农业会议以后，干部和群众积极性更大了，干劲也更大了，迫切要求我们党支部带领他们在继续革命的路上迈大步，大干了再大干，快上了再快上。老陈同志和我们支部的多数同志看到了群众中蕴藏的极大的社会主义积极性，经过调查研究，提出了“搬山填沟造平原”的新套套。新口号和新套套一提出，群众的情绪很高。谁知，我们领导班子中却有人反对。他们说：“树再高还能磨着天？亩产一千多斤的地，还要推倒重修，这是人心不足蛇吞象。”这是一场什么性质的斗争？有人说这是工作方法上的斗争。我们党支部却看得更严重一些。我们认为这是革

新、前进同保守、倒退的斗争。要打胜生产建设仗，必须先打胜这场思想路线上的仗。因此，我们发动群众，对保守的主张展开路线大分析和革命大讨论。一直从群众中搞到了党内，从党内搞到了领导班子里，统一了思想，鼓足了干劲，打响了搬山填沟造平原的战斗。五十多天把后底沟里的十个土山头搬了，造成了八十多亩“小平原”；一九七二年冬和一九七三年春，又把狼窝掌和老坟沟的山也搬了，又干出六十亩“小平原”。今年春天，我们继续前进，又改造了麻黄沟，那些害怕新套套的人在事实面前服了输。他们说：“老皇历念不得了，老道道走不得了，再不革命，咱就成了绊脚石了！”

今年，在深入开展批林批孔中，我们大队党支部发动群众展开了对儒家思想的大批判，联系我们大队的实际，也集中批判了不革命、不前进，维护旧事物的保守思想。这场大批判进一步解放了干部和群众的思想。大家说：“咱大寨年年有个新套套，就是年年有革新前进。”有人就问：今年的新套套是什么？我们党支部认为，大寨经过二十年的斗争，人的思想变化了，地的情况也变了，现在，农业要再上，就要在科学种田上闯新路。于是就发动群众掀起了一个大搞科学试验的高潮，不想我们党支部领导班子里又有人反对起来。我们试验宽垄密植，玉茭地套种小麦，他们不表态，试验田要上肥，他们说：“上那么多肥干什么！”有分歧就有斗争，我们在陈永贵同志的带动下，结合研究儒法斗争和整个阶级斗争的历史经验，联系我们大队有人反对革新，反对引进现代科学的斗争实际，揭开了我们大队党支部内两种思想、两条路线斗争的盖子，对不支持新事物、维护旧事物的

思想路线又来了一次大批判，又一次清除了前进道路上的阻力，做好了大搞科学种田的思想准备。

革新和守旧，前进和倒退的斗争，一万年也有，但守旧的东西总是要被打败的。要紧的是，我们应该更主动一点，不要让守旧、倒退的思想路线造成损失就是了。回顾我们大寨走过的路，确实是这样。那一次胜利，那一个前进不是在我们领导班子中反对传统观念，反对习惯势力的结果。说句大实话，群众是要革命，要前进的，群众是要大干快上的。阻力不在群众中，而是在我们领导班子身上。一个大队，阻力就在大队党支部身上，因为我们的怕字比群众多，我们的框框比群众多，我们大讲发动群众，但是一旦群众运动起来，又想把群众运动束缚到我们的框框里，我们大讲支持新生事物，但是新生事物一出现，又怕让新生事物超越我们习惯了的现状。这一点，二十年的斗争对我们的教训是够多了，当前的批林批孔也使我们的认识更深了，搞社会主义大农业，不抓上层建筑领域里的革命，是不会出现一个生气勃勃，大干快上的好形势的。

## 同唯生产力论斗到底

反动的“唯生产力论”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修正主义谬论，它欺骗性很大，危害性很大。资本主义力图在这个谬论的掩盖下泛滥，资产阶级也力图借这个谬论的影响实行复辟。我们大寨能够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继续革命，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抓住了这个伪装革命的谬论进行了坚持不懈斗争的结果。

农业合作化以后，农村的主要矛盾是什么？毛主席早就指出，主要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道路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但是，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出于复辟资本主义的野心，炮制了一个彻头彻尾的“唯生产力论”。胡说什么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主要矛盾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刘少奇的用心是很明白的。在他看来，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在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没有了，两条道路斗争也没有了。留下的就是改造落后生产力的斗争了。

刘少奇的这个谬论对下边的影响是很大的。那时候，我们大寨各式各样的奇谈怪论也出来了。有人说：“农业社办的好不好，就看你产量高不高。”有人说：“地主没地了，富农不富了，都靠工分吃饭了，现在的任务就是领导社员搞好生产。”有人又要求我们党支部重走重副轻农、弃农经商“庄稼搅买卖”的老路。他们的理由是：“如今抓钱为集体，不是为个人，只要大家都沾光，地里收来和市场上赚来的都一样。”总之一句话，在他们看来，一不管是不是革命路线，二不管是不是社会主义道路，三不管对那个阶级有利，只要发展了生产就好。搞唯生产力论，就必然要跑到金钱挂帅，物质刺激的邪路上去。于是繁琐哲学的评工记分制度，没边没堰的物质奖励制度都跟着出现了。当时，问题就这样明明确确地提到了我们党支部面前，是坚持政治统帅一切，还是搞生产代替一切？是抓革命，促生产，还是抓生产代替革命？我们党支部认为，这是一个原则问题、路线问题，在原则问题上，路线问题上，我们从来是寸步不让的。于是我们带领贫下中农给了这股修正主义思潮一个迎头痛